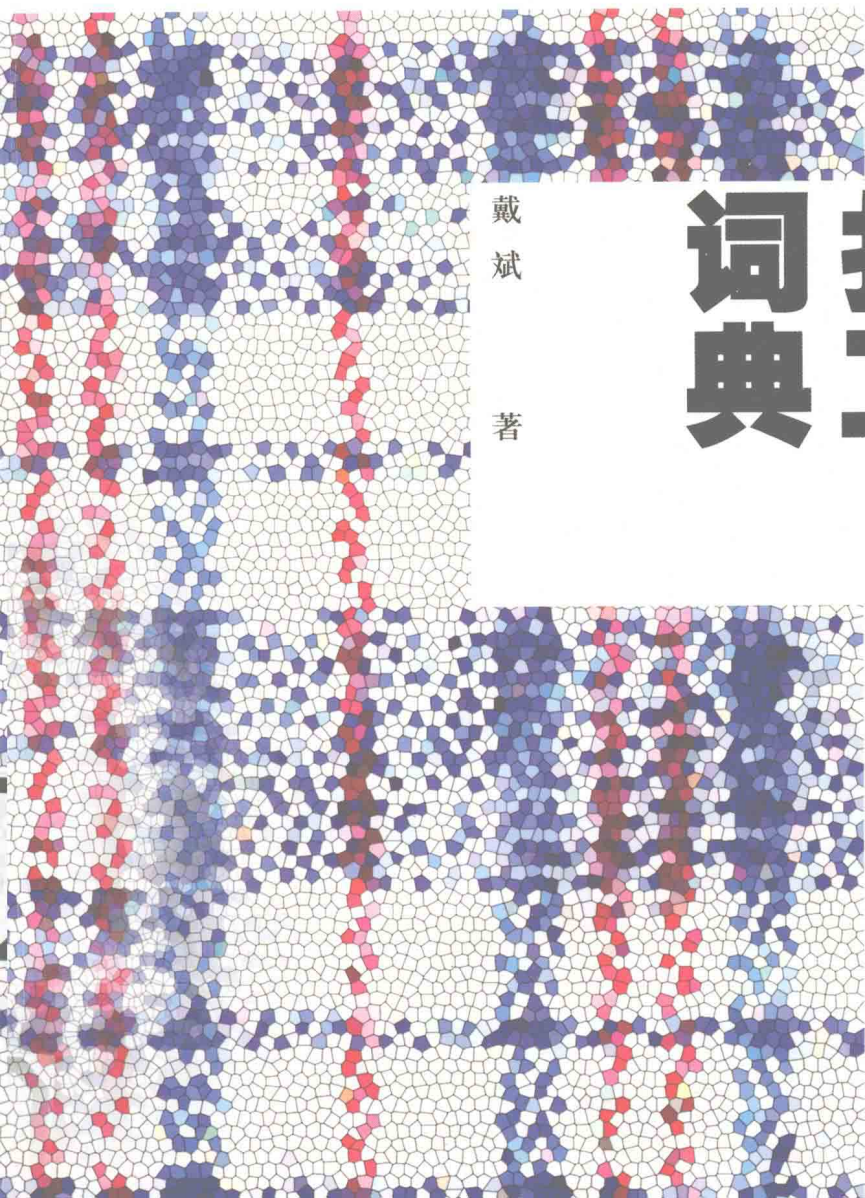


The Story of the Small Potatoes

人民文学出版社

打工词典

戴斌 著



The Story of the Small Potatoes

人民文学出版社

打工词典

戴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打工词典/戴斌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688-7

I. ①打… II. ①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2298 号

责任编辑:程天翔

特约策划:尹晓冬

装帧设计:纸皮儿工作室·郭瑞

打工词典

戴斌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16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6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

ISBN 978-7-02-008688-7

定价:20.00

目 录

1. 改革开放	1
2. 深圳	5
3. 二线关	7
4. 边防证	8
5. 深南大道	9
6. 身份证	10
7. 打工	14
8. 打工妹·打工仔	16
9. 炒河粉	20
10. 炒鱿鱼	23
11. 工夫茶	23
12. 进厂	24
13. 厂牌	25
14. 三无人员	27
15. 暂住证	28

16. 孙志刚	32
17. 流水线	34
18. 拉妹	36
19. 荔枝公园	41
20. 过年	44
21. 士多店	46
22. 二奶	48
23. 职业介绍所	50
24. 蛇口	52
25. 跳槽	54
26. 赚钱	55
27. call	57
28. 坐台	60
29. 海上世界	63
30.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64
31. 袁庚	66
32. 马明哲	66
33. 深圳速度	68
34. 《大鹏湾》	71
35. 冷暖人生	72
36. 溜冰	76
37. 远嫁	78
38. 工伤	80

39. 周立太	84
40. 钢丝球	85
41. 工价	89
42. 变态	93
43. 合同	96
44. 菜地	99
45. 站街	102
46. 成就	104
47. 回家	107
48. 梳理行动	110
49. 暖冬	112
50. 十元店	112
51. 姐弟恋	114
52. 博客	116
53. 人肉搜索	118
54. 天涯社区	119
55. 楼梯间之恋	122
56. 爱情	124
57. 教堂	126
58. 打工文学	128
59. 读书月	130
60. 打工作家	131
61. 致丽火灾	134

62. 千里背尸	137
63. 社保	144
64. 计生证	147
65. 钓鱼	150
66. 软着陆	151
67. 王石	155
68. 房奴	157
69. 立法	160
70. 城中村	162
71. 垃圾屋	164
72. 二元店	165
73. 亲嘴楼	166
74. 报关	168
75. 生意	170
76. 老板	171
77. 商会	172
78. 第一桶金	174
79. 希望小学	175
80. 莲花山	176
81. 劳务工博物馆	177
82. 中国工人	179

1. 改革开放

打工需要理由吗？在我的感觉中，二〇〇〇年后，似乎不需要了，而这之前，是需要的。我的朋友李霞跟我说过她来深圳的理由，她说那时她在一个学校做老师，常听到一个声音叫她名字，在夜深人静时，在人声鼎沸中，她都能听到，一声声，一句句的，近得可以感受到声音的“温度”，张眼却又什么都找不到。有一天黄昏，看着夕阳西沉，她忽然就明白了，那声音来自她的内心，那是内心的呼喊，要她离开，要她走。于是她便来了深圳。我的另一个朋友光子，在老家池州的生活困顿潦倒，他觉得自己必须突围，于是在一个晚上，淋着雨来了深圳。而我呢？我觉得我既听到了呼喊，又必须突围，当然，呼喊与突围并不矛盾，是你中有我，我有你的组合，我这里刻意分出来，只是突出偏重而已。

我是一九九四年六月到深圳的，二〇〇一年的一天，遇到老家单位时的老同事，那会儿我们在松岗一个叫沙埔围的地方钓鱼，我的这位老同事一边看着水面上的浮漂，一边对我说，老话说得真好，走投无路便是路啊！

我说，是啊，是啊！

我说这话时，想不起有句这样的老话，但觉得他说得一点也没错，“走投无路便是路”，对我是如此，对他，我认为也合适。我这位老同事是某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分在我们镇中学教高中，因为爱情受挫，他投奔

过一次新疆，回来后，到区公所做秘书。他后来转奔深圳，我自作多情地认为，我脱不了干系。那会儿我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文字，有新闻、散文和小诗，而他的文字很难上报，其实这也没什么，但有什么的是，有人说话了，说他是中文系的本科生，而我只是个初中生。这话让他很难堪，他赌气想上一回《人民日报》。于是写了一个报道，投了《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将这稿子退到了省，省又退到了县，县退到区，虽然他用的是笔名，可大家都知道是他写的。尽管领导没有公开说他什么，但料想私下里还是找他谈过话的。没多久，他来了深圳，又没多久，他做了某房地产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户口也过来了，工作正式，薪水可观。到我们钓鱼这会儿，他有房有车，春风得意。

我比他晚一年多才来，混得自然比他差得远，但比起家里来，眼前要宽了许多，有点像井底之蛙到了大海，见是见了大世面，可蛙还是蛙，没有因此变成了鱼，但如果继续待在井里，我这只蛙就不是蛙了，会变成一只死蛙。他发出那句“路”的感叹，当然是看到了这一点。关于我是怎么来深圳的，看上去和他差不多，事情发生在一九九二年冬天。我们区公所每年立冬后，都派人到山里买木炭，这年主任派我去。有一个副职领导拿出八个麻布袋来，叫我搭便帮他买。我心里明白得罪不起，生怕搞错了他的袋子，所以在他的袋子上，写上他的姓，并且全程跟踪，着意不要遗失，尽量少装马脚。我不可谓不尽力了，但回到单位，叫他过来拿木炭时，他看我的眼光让我忽然明白，我犯了个非常大的错误——他给我的麻布袋都是破袋子，是想我换上公家的好袋子，而我……

自此以后，他便找尽一切碴子与我过不去。当然这只是个引子而

已,真正的原因是,招我进去上班的领导是他的政敌,并且因为我,导致他的人没有进去,恰恰也是这一年,他的政敌,也就是我的“后台”退居二线,这自然是算账的好时机。他再次找我碴时,我到区长那里辞工了,区长想留我,要我先到乡政府去工作两年,转正后,再调到区里来。但我态度坚决,区长问,那你有什么打算?我说,到深圳,打工去!

我之所以如此决绝,是因为我已非常厌倦这地方了。这地方的一切就像蛛网,粘附在我身上,我非突围不可。可是,我必须要有个外力来推动。被动地作了断——这是性格的使然,也留有那个时代的烙印。那会最流行的歌是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可见那时人们的不潇洒。十年后,那副领导已去世了,他儿子到深圳来玩,说到这些前尘往事,我说我是要感谢他父亲的。是的,在我突围的时候,他推了我一把。

与李霞相同的是,我也听到了呼喊,在我写字台的玻璃下,压着叶芝的诗《茵纳斯弗利岛》,至今我还记得:

……我就要动身走了,因我听到
那水声日夜轻拍着湖滨;
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
都在我心灵的深处听见这声音。

那拍打湖滨的水声,日夜催我上路,在我对前程的观望中,深圳就是茵纳斯弗利岛,那里“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星紫光,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上面说的“这地方”，现在回头看，当时我应该叫家，现在应该称之为故乡。可我为什么非要离开它呢？难道我与它有仇吗？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我到深圳不久时，和一些入聊过，至少有两个人斩钉截铁对我说，要死，也要死在外面！我还碰到过两个同一个镇的老乡，女的，她们和我从不讲家乡话，当然对其他人也一样。我问过，她们说时间长了，忘了。我明白这不是时间问题，而是感情问题，我的老乡们想忘掉那母语——那母语后面太多不堪的回忆……

在我写这篇东西之前，我从没有想过深圳之于我的意义，现在我想，如果我们对故乡的“恨”果真如此强烈，那么要是没有深圳，我们该去向何处呢？深圳承担了我们的人生梦想，让我们得以成功突围，而不至于困毙于故乡逼仄的街头。而在另一个角度看，深圳让我有了“我”——一个体的、私隐的、脱离了集体的“我”，像一粒从芝麻饼上掉落的芝麻，渺小但自由，无助却坚韧，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改革开放即是开闸放水，让我、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江湖，可以相忘，也可以相守、相望……

我将这些想法与何斌交流，何斌认为我说得太小了，他说，你不要总是盯着自我，你要将这个词放到人类的高度来看待。他说那时的中国，像一只装得太满的大水库，已经到达临界点，如果没有改革开放，马上就会崩堤，洪水漫天，不敢想象我们的，或者说是中国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我无语。“高度”可不是我的特长，我的特长是从我的器官，或者说从我的身体出发，来感觉时代的温度。对我来说，温度要比高度来得真切。

2. 深圳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六日中午一点多，我从中巴车上下来，站在宝安西乡西城工业区大门门口。那会儿阳光明媚，107 国道上车辆不多，行人也不多，路边树木矮小，四周极安静，我的目光透过路面上的一层热气，看得很远。我往宝安方向看一阵，又往沙井方向看，一股喜悦猛然在心头涌动——这就是我的城市！我大口大口呼吸着，肺活量很大，如一条在浊水里待了很久的鱼，终于找到了一个泉眼，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的城市，我要在这里生活！

现在想来，这感觉很没来由，但当时的确如此。我听过很多人说这是别人的城市，我也常跟着这样说，但刚踏上深圳土地时的这个认识，踏实地在我心里存在着。在那一刻，我觉得我非常熟悉这里，道路的走向、建筑的格局、一种看不到摸不着的蓬勃的气味，甚至斑马线上凌乱的刹车痕迹、几个走过马路的陌生女孩……我都是那样熟悉，似乎曾在这里长时间生活过。在来深圳前，我读过多本《深圳青年》杂志，细看过梅毅的描写深圳生活的小说，与很多来过深圳的老乡长聊过，对深圳的认识有一定基础，可这还不足以说明我的感受。但不管怎么样，我的深圳生涯就在这盲目乐观和自我陶醉中开始了。

现在，让我站高点，站到莲花山顶，或者更高的梧桐山顶，甚至更高，像航拍一样，当然不管怎么高，也高不过展开一张地图，不管多远，

也远不过打开一本历史书，对深圳描述，我就从展开地图开始。

当年，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这个圈不是个圆圈，不但不圆，还偏得惊人。东莞的凤岗像一个楔子，拦腰楔入，让深圳没了腹地，却多了一个细腰，从这形状来看，我要把深圳比作一只黄蜂。西涌、七娘山那一大坨是蜂头；南澳那细长的一条是蜂脖，从大鹏到横岗那大块是蜂胸；从白泥坑、丹竹头到莲塘，这盈盈可握的一把，自然是它的蜂腰；蜂腰下从布吉、平湖开始，到沙井、松岗结束，宝安区的这肥厚的一片，就是它的下腹和臀部；蛇口半岛则是它张扬的毒刺，直插入海。

自然形成的地图总是这样，经过千年的撕扯与撕咬，沧海桑田，形成一条条奇妙的曲线，激发人类的想象。有人就认为这图形像一只展翅的大鹏，所以把深圳叫作鹏城，我真不知道那人是怎么看的，当然鹏是传说中的大鸟，谁也没有见过，也许就是长成这头重脚轻的样子，未必就不对。

我看地图时，常有一个痴想，把东莞的凤岗、塘厦和惠州的惠阳划入深圳版图，这样的深圳，在我看来，就有一点圆的意思了。

圳，在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那是田边的水沟，用以灌溉水稻。我小时候常到圳里捉小鱼，先将笕箕放在水圳下方，两边塞紧，接着高挽裤管，左右击水，一路驱逐而下，然后快速拿起笕箕，便能或多或少地捉到活蹦乱跳的小鱼，有细鲫、刺骨、黄鼻屎、道师鱼、扑食甲等，有时小鱼中间还夹着草鞋虫、眯古、撑架等虫甲，泥鳅钻泥，虾扑草，这两样以这种方式则不易捉到。能捉鱼的圳，一般是浅圳，深圳是浅圳的主支干，直接承接水库或河堰的水流，小孩没法在里面捉鱼。我两岁多的时候，曾掉入深圳，差点淹死。我母亲对我讲过多次，说我穿着印花棉袄，戴着盖子帽，手

拿一口抓钉，说是到后面阳沟去挖土，忽然就到了前面深圳边，掉了下去。圳里水很大，将我一路往下冲。母亲说，刚好有一农人打米经过，看见圳里怎么有一件大红棉袄，近了一看，原来是个小孩，赶紧放下米担，捞起来。母亲总结说，算命的算得真准，你那年有一个深水关，真的就见了。

我常想，如果第一次掉入深圳是有个深水关，那么现在，我已经在深圳生活十五年了，这该是个什么关呢？或者说，这不是一个深水关，而是一辈子的深水关？写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深圳其实最像一条圳，千百年来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取的名字，自然最为准确，哪容得我们这帮外来人多嘴。

说不多嘴，但还是忍不住想再说两句。我记得小时候的圳边，长满了细长的灯芯草，光秃秃的支杆，在满涨的圳水里各自摇动，无甚美感，更谈不上诗意，但年轻时读但丁的《炼狱》，读到这样的诗句：“在这小岛周围，在/最低处的海滩，海浪激荡，/泥淖的沙滩上灯芯草依然高长。”他娘的，想到灯芯草居然如此恣肆地长到了但丁的诗里，我心头那个激动，为曾经圳边拥有的那些灯芯草而自豪不已。现在，在深圳这圳边，我们就是那坚韧、谦卑的灯芯草吗？

3. 二线关

这里所说的关，在官方语言中叫二线关，紧临香港的那一道才叫一线关，咱们不说它。深圳主要有那么几个关：南头关、布吉关、白芒关、默林关等。

有一年我去北京，游长城时，导游再三交代要注意保暖，因为关外要比关内冷两到三度。到深圳后，也有人对我说过关内与关外温度的差别，我算是明白了，凡有关的地方就会有温度的变化，而且总是关内比关外暖和。

关为什么不拆了呢？二〇〇六年六月，国务院对拆关进行调研，结果是不拆，理由是经过多年的二线关建设，并不影响交通和经济的发展，留着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说到这里，我忽然想，深圳作为经济体制的试验田、排头兵、桥头堡，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那么，这个关不拆，是不是可以留着以后作政治体制改革之用呢？“港深一体化”，“港深无缝对接”，这种说法已讲多年，而且也已逐步形成中，我认为这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体制上的。事实上，香港才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龙头，没有香港，就不会有深圳。

现在再回头看看深圳的地形图，其实深圳更像是一钩弯月，孤独地悬在南方一隅的海边，而香港则是坐在这月亮船上的小人儿，有了香港，深圳这一钩弯月便有了童话般的诗情画意，而香港与深圳的融合，便是个圆满的月亮……

这样想着，此后的每次进关，我便多了一份宽容与等待。

4. 边防证

我到深圳前，托人在县公安局办了一张边防证，大约十几块钱，过期

后,又托人在深圳芙蓉路的芙蓉宾馆办过一张,大约也是十几块吧。另外,有老乡、朋友要进关又没有边防证,我临时帮他们买过几张,五十元一张,即付即取,立马生效。对普通打工者来说,关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只要有那么几十块,便可以忽略关的存在。

假如一个坏人,只要他想进去,没有进不去的,相反更有办法。而进不去的,几乎都是好人了,一是进关办事,到了检查站,忽然发现边防证过期了;一是实在没钱;或者根本没有时间去办证,那他只能望关兴叹。

5. 深南大道

任何人都可能有这么一个改变人生的月夜,对于家住湖南某山区的打工妹黄小菊来说,那个月夜对她太重要了。

那天下午,她本来在山上割猪草,有过路的村民对她说,你家来客了。小菊于是回头往村里望,看到自家的烟筒冒着蓝烟,心想真是来客了。这天来的是她的远房表姐,这个表姐在深圳打工几年了,小菊十六岁辍学时,就期盼着表姐带她去深圳打工,表姐果真如约而至。那个晚上,月亮特别亮,她和表姐躺在床上,久久睡不着,一个劲问深圳的样子。表姐告诉她,到了深圳什么地方都可以不去看,但一定要去看看深南大道,要不,即使到了深圳,也等于没到。表姐说,深南大道是深圳最最漂亮的一条马路,两边全是花园。表姐细心地交代,深南大道两边的那些花园,你千万不要去,要门票的,很贵,里面其实一点也不好看,都是假

造的。

但小菊想不出深南大道到底多美，一个劲问，最后表姐累了，她说，深南大道美呀，天堂一样美。表姐说完睡着了，小菊看着窗外的月亮，一个晚上没睡着。也就是在这个月夜，山村女孩小菊，有了自己的理想，那就是看深南大道。

我的小说《深南大道》，写的就是山村姑娘黄小菊的理想。她本来没有理想，像山村里的野花一样，自然生长而后自然没落，但那个月夜，从深圳来的表姐改变了她，换句话说，是深圳让她有了理想。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典型意义的理想，有多少人，因为深圳，而在月夜里失眠，而不再甘于平庸的生活！

然而，事实是，小菊的理想碰壁了，一道二线关，将她隔离在深南大道之外，最终让她失去了生命。深圳给人以希望，同时拒绝着人的希望，这似乎是个悖论，但仔细想想，我们的确总是活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悖论中，并且在这悖论中反复自圆其说。

6. 身份证

大约是一九八七年吧，我们镇上开始办身份证了，集中在敬老院门口照相，好像没有花钱，我就拿到了我平生的第一张身份证，手写的，“戴”字写的是华主席时代的简化字。在《劳动法》没有出来前，打工人都知道身份证的重要性。老板们知道这种玄妙后，就在企业管理中，加上